



刊头题字: 张桂光

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 05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收集秋天的温柔

■莫云

那个搪瓷罐子,我是在菜市场门口的旧货摊上碰见的。白底蓝花,口沿磕掉了一小块瓷,露出底下黑黝黝的铁胎,像老人缺了颗门牙,却仍笑得憨厚。摊主是位穿灰布衫的老伯,正往罐子里装糖炒栗子,一颗一颗细细拣选,饱满的留下,干瘪的便挑出去。九月的秋风裹挟着淡淡的桂花香,从巷口漫过来,拂乱他花白的头发,他却浑然不觉,只顾低头分拣栗子,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

我蹲在摊前看了许久。罐子里的栗子渐渐堆高,油亮温润,腾起袅袅热气,在九月微凉的风里晕开一小团白雾。老伯见我驻足凝望,伸手抓了一把塞到我手里,笑着说尝尝,刚出锅的,甜着呢。栗子壳滚烫,我只能两手来回倒换,小心翼翼地剥开外壳,金黄软糯的果肉展露出来,醇厚的甜香径直钻进鼻腔。咬下一口,绵密的滋味在舌尖化开,仿佛把初秋独有的甜,都凝在了这小小的一口之中。我连声赞叹味道真好,老伯眼角的皱纹层层叠起,说道那自然,这是他耗费一整个清晨挑拣出来的,不甜的一概不要。

我忽然感悟,这位老伯也在收集属于自己的温柔。他耗费清晨的时光,从满满一筐栗子中筛选出最甘甜的果实,一颗颗归入罐中,如同收藏家珍藏珍贵的藏品。秋天便是这样,一点点积攒起属于人间的美

好:今日是糖炒栗子的甜,来日是桂花漫溢的香,往后还有银杏叶落簌簌的轻响。

那天起,我也学着收集秋天的温柔。

清晨推开窗,第一缕阳光斜斜淌进屋内,在书桌上铺出一道浅浅金线,我便用目光将这束暖光妥帖收进心底;傍晚走过幽深小巷,别人家厨房飘来萝卜炖肉的醇厚香气,朦胧的白烟从窗缝缓缓溢出,在落日余晖里晕成淡淡的金芒,我深深呼吸,把这人烟烟火的暖意留存于心;就连一片早落的秋叶轻轻落在肩头,我也会小心拾起,夹进书页之间。我并非想要留住叶片本身,而是珍藏它触碰肩头那一瞬间,如同有人轻轻拍抚我肩头的那份柔软温度。

前几天傍晚,一场急雨骤然降临,来得迅猛,去得也干脆。雨停之后,天色已经慢慢沉下来,街边路灯次第亮起,光晕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。满地梧桐落叶铺在地上,红黄交错,被雨水冲刷得鲜亮通透,宛如铺就一条缀满碎锦的长路。一个小女孩挣脱母亲的手,快步跑到路边,蹲下身一片片捡拾落叶,挑拣完整好看的叶片,举到路灯之下细细端详。灯光穿透轻薄的叶肉,清晰地映出细密的叶脉,好似一张小小的掌纹地图。她的母亲静静地站在一旁,没有催促,只是含笑凝望,眼底盛满温润的柔光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母亲收藏的,是孩童天真烂漫

里的温柔;小女孩捡拾的,是初秋馈赠而来的一份小小礼物。

窗外的栾树在暮色里摇曳,满树红彤彤的果荚如同串串灯笼,簌簌作响。我伸手轻触罐子里的卵石,指尖还能感受到河水千万次冲刷留下的温润。我恍然明白,温柔从来不在于我们收集到了什么物件,而在于收集之时怀揣的那颗心。倘若你愿意为一片落叶俯身,为一缕清风驻足,为他人的笑意而动容,你自己,便成了秋日里最温柔的存在。世间万物来去匆匆,只要接住了其中细碎的美好,这点点微光,便足够温暖漫长的岁月。

(东莞作协)

老宅里的猫

老宅的门前,用竹子支起了一个瓜棚。瓜藤攀附在瓜棚上,叶子并不茂密,甚至有点稀疏。看得出,瓜棚,并没有得到主人的精心照料。两条成熟的节瓜垂在空中,不时,随风扭动一下,似乎是在等待主人。只是不知,主人什么时候才会造访这里,墙角边上的那条苦瓜已经通体金黄。

一只花猫,在瓜棚下独自玩耍。没有同伴,它只得自娱自乐地玩弄起一小块残砖角,抱着它在地上打滚,弄得全身沾满草屑。

可能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它。它很警惕地放开了残砖角,轻轻一跃,跳上老宅的窗台,向我瞟了一眼,然后,就转身跳进老宅子里。我快步追了上去,目光往老宅里扫视,不见花猫的踪迹。

老宅的门是打开的,厅堂里空荡荡,除了正中央的神龛上一个破旧的香炉,以及地上几个废弃的篮子以外,就没有任何东西了。可能是长期空置的缘故,木板墙的榫卯有些松动,部分木板都已经开始倾斜,甚至脱落。显然,这座宅子早就已经被主人遗弃了。

岔山村,是潇贺古道上由湘入桂的第一个村落。古道不宽,由青石板铺成,不到2米。古道两旁的房子,贴着古道而建,一间挤着一

间,随着古道蜿蜒的走向而变化错落,使得古道看上去更像一条巷子。拥挤的古道,可以想象,这里,当年,应该也曾经辉煌过。

酒肆、客棧、肉铺、铁匠铺都曾经在这条巷子里出现。一个出现在崇山峻岭的夹缝中小村落,居然有着浓郁的市井味道。又是一个雨夜,酒肆里坐满歇脚的外乡人。一碗油茶,一碟梭子粿粿,再加上一壶本地山泉水酿制的水酒,是这里客人的标配,也是他们对岔山最深刻的印象。热闹的酒肆,人们操着不同的口音,有一搭无一搭地攀谈。江湖人讲着江湖事,往往止不住,一不留神就到了深夜。雨水,从瓦檐滴下,滴在青石板上,滴滴哒哒,一直滴到天明。

老宅离古道不远,不过隔着几间屋子。只是古道边上的热闹,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传递到这里了。废弛的古道,早就没有行色匆匆的外乡人了;村子里的人,也陆续离开这里。于是,一间宅子空了,又一间宅子空了。起初的时候,老宅子的主人还会时不时回来看看,打扫一下老宅子。走的时候,还会仔细检查一番,然后,用锁头把大门锁上。后来,回来间隔越来越长,直到某一天,钥匙已经无法拧动生锈的铜锁。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将锁头砸

■陈锦岳

开后,便不再锁上,任由宅子随时光老去。

不知从何时起,一只花猫发现了这里。没有人的干扰,它可以在这里放肆地玩耍。只是,今日,我的贸然闯入,扫了它的雅兴。它警觉地躲了起来。我只在门口看了一会,终究没有迈过门槛,便转身离开,朝重新热闹起来的古道走去。

的确,古道又重新热闹了起来。要不,今天,我这个陌生人怎么会走进这个村子? 古道,它已经失去了作为楚粤通衢的功能,而是作为活着的标本,向世人展示,供人追思那些关于古道的过往。紧挨着古道的房子已经被重新利用了起来,一部分成为简易的博物馆,陈列着一些老物件;一部分成了招待客人的小店,如当年一样,卖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油茶和梭子粿粿。

相信,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乡村振兴,村里的老宅、石板桥、石碑刻、风雨桥、古戏台、古隘口、古庙、古祠堂、古树、古井等都会渐渐恢复生机,像一位位会讲故事的老人,向世人说说他们的往事。而那只花猫,最喜欢的,一定是在安静的午后,趴在窗台上,看着来来往来的游人,懒懒地晒太阳,全然没有今日的慌张。

(肇庆作协)

心亮了,世界就亮了

■宋定昱

善琴者通达从容,善书者至情至性。路灯再朦胧,也能照亮行人回家的路。

一到家,静候伴侣,窗口处,书桌前,点一缕沉香,幽幽袅袅,降躁温中,暖肾纳气。

品一口香茗,褪去一日的浮躁。展一纸笔墨,书一片宁静致远。

每日行色匆匆的你,有多久没有如此静下心来,沉淀自己的内心?

华夏悠久的文明沉淀或许能给你答案。与爱人置身书房,打开一盏台灯,伴着书的墨香,闻四散的沉香,游大千世界……

洗尽铅华,仿若脱胎换骨。这或许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。

灯光摇曳,抚一曲悠悠琴音。神闲气静、雪其躁气、释其竞心,指下扫尽炎嚣,弦上恰存贞洁。

借着毫光,书一纸诗词歌赋;心为根,情为源,化繁为简,玉汝于成。

一溪闲云一溪月;一程山水一程人;一世灯人一世悦;寂然常照月华白。

秉微灯,静坐,赏茶香雾锁;啜饮一口,齿颊留香,品茶亦是修禅,无论在喧嚣红尘,还是寂静山林,都可以成为禅思冥想的道场。

一盏灯,一座香炉,一缕沉香,伴随着香雾氤氲,默坐消尘缘,寓此一炷烟。南台静坐一炉香,终日凝然万虑忘。

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善花者品性怡然,纤纤柔媚绽芳华,素粉嫣红几朵花。何手兰芝情慧雅,为留春驻巧心插。

家,是温馨生活的港湾,现代人面对城市的喧嚣,更注重营造温暖美的家文化,“家和万事兴”更显珍贵。而家中吊灯、壁灯、落地灯、台灯等,这些灯上的图案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造型符号,更上升为一种吉祥的家文化,寓意富贵而久远。现代工匠结合古代贤人的智慧与技艺,千锤百炼,方能将铜质材料刻画出与方正、厚与薄的不同层次的艺术美感,这是工匠精品,更是一种意境。

灯,此刻无语,能工巧匠代代相传,已经默默担负起传承和弘扬古灯文明和工匠精神的使者。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,也需要歌者。

形简淡,意悠远,云自无心水自闲。不忘初心,追逐梦想。

赏花灯,悟禅意,品茶道,享生活。禅,总能给人一种悠然淡定的感觉。

心亮了,世界就亮了。

一花一叶一菩提,一灯一家一世界。禅意无边,美在意境,更在心境。

(中山作协)

投稿须知

“青葵·青穗”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究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